

家庭边界问卷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

付琳, 易春丽

(北京大学心理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目的:以结构家庭治疗理论为基础,结合国内治疗师在家庭治疗中获得的关于家庭边界方面的临床经验,编制家庭边界问卷,并检验其信效度。**方法:**被试为22-50岁、婚龄至少1年的已婚人士,先后共683人填写问卷,男340人,女343人。**结果:**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我方、对方原生家庭两组题目均为二因子8条目的结构模型,两因子包括外侵维度(个体所在家庭对原生家庭的边界侵犯)和内侵维度(原生家庭对个体所在家庭的边界侵犯);问卷总分和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02-0.862、重测信度为0.825-0.880,项目区分度也都达到了心理测量学的要求。**结论:**本研究编制了家庭边界问卷,具有较好的项目区分度、内部一致性信度、重测信度和结构效度,而效标关联效度仍需进一步研究验证。

【关键词】 家庭边界问卷; 家庭结构; 信度; 效度

中图分类号: R395.1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15.01.003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Family Boundaries Scale

FU Lin, YI Chun-li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boundaries from the theory of structural family therapy and the current conditions of family therapy in China, Family Boundaries Scale was developed to collect information about boundaries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Methods:** A total of 683 participants(340 males and 343 females) completed the Scale effectively, with their age ranging from 22 to 50. All participants had been married for more than one year. **Results:** Factor analysis revealed that Boundaries Scale had a two-factor structure, including intrusion from nuclear family to original family and intrusion from original family to nuclear fami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amily Boundaries Scale and its two subscales had high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ranged from 0.702 to 0.862 and good test-retest reliability ranged from 0.825 to 0.880. **Conclusion:** The current study develops Family Boundaries Scale and analyzes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ll results are suitable for the demands of psychometrics. Still criterion validity needs further investigations.

【Key words】 Family boundaries scale; Family structure; Reliability; Validity

在我国,随着近十几年对婚姻和家庭的重视^[1],结构式家庭治疗逐渐引起人们关注^[3,4]。而在西方,Minuchin结构家庭理论早在1974年就对家庭关系做了系统阐述^[5],并解释了三个重要概念:家庭结构、子系统和边界^[5]。家庭结构(Family Structure)包括家庭成员及各成员之间的关系;根据整个家庭中不同的代际、性别和共同兴趣等,可以分化为不同的子系统(Subsystem);个体、子系统和整个家庭都是借助人际边界(Boundaries)得以区分的,边界就像是调节不同个体之间、不同子系统之间以及整个家庭的个体和子系统之间的相互接触的看不见的屏障。

国外研究者很早就关注到家庭结构对儿童和青少年发展的影响^[6-8],随着研究不断细化,研究者们开始探究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对儿童的具体作用机制^[9-12],以及存在的中介效应^[13]或调节效应^[14],近年来也有研究者开始着眼于不同文化背景下家庭结构的特点及影响^[15-17]。但已有研究仅仅从单亲、丧偶等

角度来探讨家庭结构,对代际家庭关系却未加以充分研究;此外,相比西方代际家庭较为独立的特点,中国文化背景下代际家庭关系更紧密的现状也并未受到研究者足够重视。

我国台湾有研究者发现代际家庭关系会对已婚子女的婚姻满意度产生很大影响^[18],这与Minuchin结构家庭理论的阐述相一致:边界的确立可以保护子系统免受外界入侵,子系统间的边界若未建立,则会制约子系统内个体的发展^[5,19]。不同代际构成了两个子系统,代际间家庭边界的确立对两个家庭子系统均有重要意义,但台湾研究者的研究仅仅涉及家庭联结,对代际间的家庭边界并未加以充分探讨。

虽然已有研究和大量临床经验表明,代际间的家庭关系对子代家庭存在重要影响,但目前关于家庭边界的研究及测量方法仍然空白。本研究以Minuchin结构家庭治疗理论中“边界”的概念为基础,提出“家庭边界(Boundaries between Families)”的概念,特指个体所在家庭子系统与其原生家庭子系统

通讯作者:易春丽,Email: chunliyi@pku.edu.cn

之间的边界。结合国内治疗师在家庭治疗中获得的关于家庭边界侵犯方面的临床经验,将其中体现两代家庭关系边界不清的内容进行抽取并归纳,采用“经验法”编制家庭边界问卷各条目,形成初始量表。然后进行项目分析、信效度分析以及验证性因素分析,对该问卷进行因子结构及信效度检验。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选取北京市22-50岁、婚龄至少1年的已婚人士自愿填写问卷;先后分三批发放问卷,第一批回收332份问卷,删去填写不认真、有代填嫌疑的问卷24份,剩余308份问卷中有16份来自8对夫妻,故在夫妻数据中随机删去一个,得到有效问卷300份。男女各半,被试平均年龄为33.80岁($SD=5.565$);平均婚龄为6.66年($SD=5.795$)。

第二批回收342份,删去填写不认真的问卷7份,得到有效问卷335份。其中男性166人,女性169人;被试平均年龄为32.75岁($SD=5.732$);平均婚龄为6.57年($SD=5.614$)。

第三批对48名被试先后两次发放问卷(时间间隔为3-4周),回收有效数据48份,男女各半,平均年龄为30.69岁($SD=4.173$),平均婚龄为4.63($SD=3.349$)年。

1.2 测量工具

家庭边界问卷的编制:由国内两位具有十年家庭治疗临床经验的治疗师(其中一位系本文的通讯作者)带领本实验室从事家庭研究的相关研究生进行讨论,收集相关理论文献,采用“经验法”将家庭边界问卷各条目编制而成。

首先,基于Minuchin结构家庭治疗理论,结合国内治疗师在家庭治疗中获得的关于家庭边界侵犯方面的临床经验,将“家庭边界”的概念细化扩展为两个维度,“外侵”维度(个体所在家庭对原生家庭的侵犯)和“内侵”维度(原生家庭对个体所在家庭的侵犯)。其次,将收集到的临床经验中体现两代家庭关系边界不清的内容进行抽取,最终归纳出最常见的12种情况。再次,根据多数婚姻会牵涉到夫妻双方原生家庭的特点,每种边界侵犯的情况分别来自于自己及配偶的原生家庭,同时借鉴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gma Minnen av Bardndosnauppforstran, EM-BU)的编制形式^[20,21],从而得到了 $12 \times 2 = 24$ 个原始条目,形成初始量表。

综上,家庭边界问卷用于测量个体目前在家庭

与其原生家庭之间边界是否清晰,其初始量表分“外侵”、“内侵”两个维度,每组题目包括个体原生家庭和个体配偶的原生家庭两个题目,共12组、24个题目。其中“外侵”维度表示侵犯原生家庭的程度,显示了个体目前所在家庭对自己或配偶的原生家庭是否存在侵犯,例如第1题:当父母之间产生矛盾时,我会立即了解情况并尝试帮忙解决(反向计分)。“内侵”维度表示被原生家庭侵犯的程度,显示了个体自己或配偶的原生家庭对个体目前所在家庭是否存在侵犯,例如第3题:公婆(岳父母)经常对我的社交圈发表意见(反向计分)。两个维度均表明代际家庭之间相互侵犯的程度,但方向不同。问卷采用Likert-6级评分,1=完全不符合我,6=完全符合我,多数题目为反向计分题,各维度及总量表得分越高说明家庭边界越清晰。

1.3 数据统计分析

主要采用SPSS 18.0进行数据统计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使用LISREL 8.80完成。

2 结 果

2.1 问卷的修改

编制的家庭边界问卷共包括24个项目,分为12组,其中第1、4、5、8、9、11、14、15、17、20、21、23属于与我方原生家庭有关的内容;2、3、6、7、10、12、13、16、18、19、22、24是与对方原生家庭相关内容。相邻的一对题号为相同内容题目。

2.1.1 我方原生家庭题目的因素分析 对样本一($n_1=300$)的我方原生家庭组12道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根据碎石图的折点并结合编制问卷时的理论假设,固定抽取2个因子。经过四次因素分析,先后删除在两因子上载荷均低于0.3的第20题、载荷为负的第8题、在两因子上具有双载荷的第11题和第21题,最终得到两因素8项目模型,获得的结果可解释的累计方差为52.893%,8个条目在两因子上的载荷均大于0.6。根据载荷较高的维度进行命名,两因子的命名结合问卷编制时的理论假设,包括“外侵”和“内侵”两个维度。具体信息见表1。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出我方原生家庭两维度模型结果,构建我方原生家庭的两因素模型,见图1。用Lisrel8.80统计软件对样本二($n_2=335$)我方原生家庭组的8条目两因子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到的模型拟合度指标符合测量学要求,见表2。

2.1.2 对方原生家庭题目的因素分析 对样本一($n_1=$

300)的对方原生家庭组12道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根据碎石图的折点并结合编制问卷时的理论假设,固定抽取2个因子。经过三次因素分析,先后删除在两因子上载荷均低于0.3的第19题和第22题、在两因子上具有双载荷且载荷相差小于0.2的第12题、与假设维度不符的第7题,最终得到两因素模型8项目模型。获得的结果可解释的累计方差为50.332%,8个条目在两因子上的载荷均大于0.6。根据载荷较高的维度进行命名,两因素的命名结合问卷编制时的理论假设,包括“外侵”和“内侵”两个维度。具体信息见表3。根据对样本一($n_1=300$)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出的对方原生家庭两维度模型结果,构建出对方原生家庭的因素模型,见图2。用Lisrel8.80统计软件对对样本二($n_2=335$)对方原生家庭组的8条目两因子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到的模型拟合度指标符合测量学要求,见表4。

表1 二因素模型的维度及因素载荷(我方)

外侵		内侵	
题目编号	载荷	题目编号	载荷
1	0.732	15	0.783
5	0.708	4	0.743
23	0.604	17	0.738
		9	0.701
		14	0.6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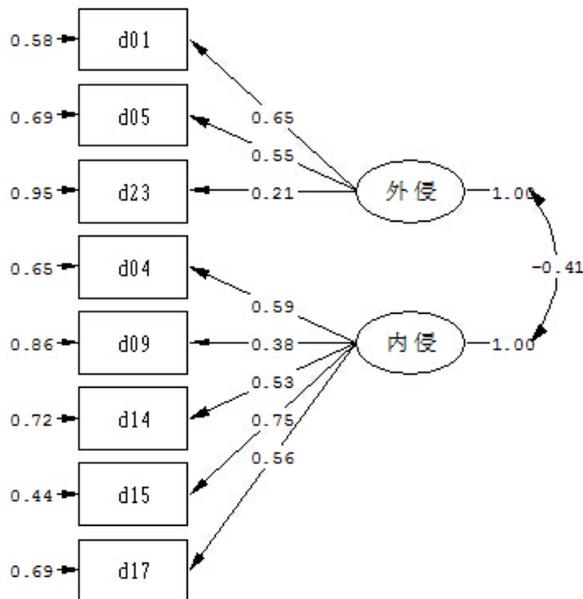


图1 家庭边界问卷(我方)模型图

表2 家庭边界问卷(我方)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拟合指标	χ^2/df	GFI	AGFI	CFI	NNFI	IFI	RMSEA
模型	2.69	0.96	0.93	0.93	0.90	0.94	0.071

表3 二因素模型的维度及因素载荷(对方)

外侵		内侵	
题目编号	载荷	题目编号	载荷
2	0.710	16	0.812
24	0.633	18	0.713
6	0.601	13	0.675
		3	0.673
		10	0.6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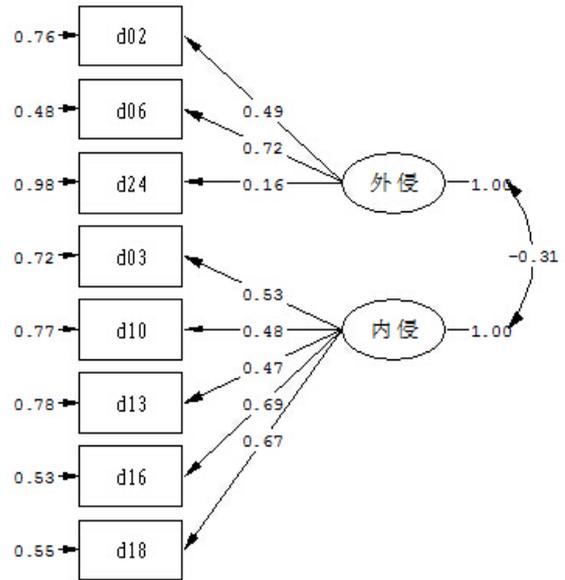


图2 家庭边界问卷(对方)模型图

表4 家庭边界问卷(对方)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拟合指标	χ^2/df	GFI	AGFI	CFI	NNFI	IFI	RMSEA
模型	2.79	0.96	0.93	0.93	0.90	0.93	0.073

2.2 问卷的心理测量学指标检验

2.2.1 项目分析 以总样本($n=635$)对正式问卷的16个条目进行项目分析。所有项目与其所属维度得分的相关系数为0.597-0.741,见表5。

表5 所有项目与其所属维度得分的相关

项目	外侵维度	项目	内侵维度
1	0.643***	3	0.651***
2	0.606***	4	0.700***
5	0.666***	9	0.620***
6	0.664***	10	0.647***
23	0.633***	13	0.645***
24	0.597***	14	0.641***
		15	0.741***
		16	0.729***
		17	0.670***
		18	0.672***

注:* $P<0.05$,** $P<0.01$,*** $P<0.001$

2.2.2 信度检验 对总样本($n=635$)正式问卷的16个条目进行内部一致性信度分析,结果显示总分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24,外侵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02;内侵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2。3-4周后对随机抽取的部分样本(n=48)进行重测,结果显示总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880;外侵维度的重测信度为0.825,内侵维度的重测信度为0.843。

3 讨 论

问卷由成对题目组成,每组题目有关家庭边界的内容相同、对象不同,包括我方原生家庭和对方原生家庭两方面;若将所有项目放在一起进行因素分析,则每组项目间的相关过高,会影响因子抽取结果。因此,本研究将“我方原生家庭”和“对方原生家庭”两方面的内容分开进行因素分析,这与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MBU将父亲和母亲得分分别统计的方法类似^[20,21]。结果显示,两组题目均为二维度8条目的因子结构,且不同对象相同内容的条目呈现一一对应关系。

项目分析结果表明,某些外侵项目与总分相关不显著,但是却与外侵维度总分相关很高,因此研究者对两维度相关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两维度相关不显著($r=-0.065$)。因此,表5显示各项目得分与对应维度总分相关很高,项目区分度很好。

从信度检验结果看,家庭边界问卷稳定可靠。家庭边界问卷总分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基本达到心理测量学要求,其中外侵维度和内侵维度都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另外,家庭边界问卷的重测信度很好,这也说明家庭边界是一个稳定的概念,与其理论基础相符合^[5,19]。

结构家庭理论对家庭边界做了系统地阐述^[5],问卷的结构效度分析表明,我方原生家庭组和对方原生家庭两组的CFA分别检验了二因子结构,模型拟合佳,拟合系数均符合测量学要求,具有很好的结构效度;且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对原理论模型相当拟合,有关拟合优度指数均大于0.90,所有项目对因子的贡献均为显著。但由于缺乏已有的量化研究,难以选取合适的效标,因此问卷的效标关联效度仍需进一步的研究进行验证。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抽样的对象来源仅仅局限于北京市,对其他城市和非城市地区的取样不足,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家庭边界现状很可能与城市地区的情况差异较大,未来的研究需考虑地区差异性,选取更广泛的样本来进行检验。其次,本研究的问卷编制方法是经验法,问卷原始项目来自治疗师在家庭治疗中获得的关于家庭边界侵犯方面

的临床经验,相比现实生活中的家庭,处于治疗实践中的家庭边界侵犯的情况往往相对严重,因此,后续研究可针对一般已婚人士进行一定的开放式问卷和深度访谈,将日常生活中家庭边界现状加以考虑,进一步完善问卷项目,使其更具有全面性、可推广性。

参 考 文 献

- 1 张锦涛,方晓义. 夫妻对沟通模式感知差异与双方婚姻质量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1, 19(3): 327-330
- 2 王晓萍,朱婷婷. 婚前亲密关系问卷的初步编制及信效度检验.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 21(1): 17-27
- 3 冯强,赵旭东. 夫妻/家庭治疗的效果(综述).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1, 25(3): 180-184
- 4 刘丹,张婕,孟馥,陈向一. “多能父亲、无能母子”家庭治疗个案督导.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 21(4): 681-684
- 5 Minuchin S. Families and family therap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6 Lopez FG. Family structure and depress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counseling of depressed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1986, 64: 508-511
- 7 Lopez FG, Campbell VL, Watkins CE Jr. Family structure, psychological separation, and college adjustment: A canonical analysis and cross-validation.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1988, 35(4): 402-409
- 8 Faber AJ, Edwards AE, Bauer KS, Wetchler JL. Family structure: Its effects on adolescent attachment and identity forma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003, 31: 243-255
- 9 Schermerhorn AC, Cummings EM, Davies PT. Children's representations of multiple family relationship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in early childhood.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08, 22(1): 89-101
- 10 Westbrook TR, Harden BJ. Pathways among exposure to violence, maternal depression, family structure, and child outcomes through parenting: A multigroup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2010, 80(3): 386-400
- 11 Rocheleau GC, Swisher RR. Adolescent work and alcohol use revisited: Variations by family structure.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012, 22(4): 694-703
- 12 Ikaheimo O, Laukkanen M, Hakko H, Rasanen P. Association of family structure to later criminality: A population-based follow-up study of adolescent psychiatric inpatients in northern Finland. Child Psychiatry and Human Development, 2013, 44: 233-246
- 13 Lindahl KM, Bregman HR, Malik NM. Family boundary structures and child adjustment: The indirect role of emotional reactivity.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12, 26(6): 839-847

(下转第12页)

- death anxiety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Death Studies*, 2002, 26(6): 491-499
- 8 Hui VK-Y, Fung HH. Mortality anxiety as a function of intrinsic religiosity and perceived purpose in life. *Death Studies*, 2008, 33(1): 30-50
- 9 魏骅, 尤吾兵. 传统伦理文化的根由——儒家文化对死亡认识的四个维度. *学术界*, 2012, 11: 65-73, 283
- 10 毕治国. “未知死, 焉知生”——中国古代死亡观探究.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03, 4: 18-23
- 11 靳凤林. 先秦儒道死亡思想之比较. *孔子研究*, 2002, 5: 52-59
- 12 崔华华, 刘霞.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死亡观研究.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39(5): 19-21
- 13 海波. 从“重生轻死”到“生死齐一”——道家死亡观的哲学维度. *哲学研究*, 2008, 1: 70-75
- 14 海波. 死亡学视域中的佛教研究.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38(1): 150-153
- 15 Gesser G, Wong PT, Reker GT. Death attitudes across the life-span: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Death Attitude Profile(DAP). *OMEGA—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1987, 18(2): 113-128
- 16 廖芳娟. 台湾警察之死亡态度研究. 嘉义: 南华大学, 2000
- 17 吴丽玉, 林旭龙, 吕昌明. 护理学院学生死亡态度之研究. *康宁学报*, 1999, 3: 83-106
- 18 颜淑慧. 台湾地区护专学生死亡态度与生死教育需求之探讨. 嘉义: 南华大学, 2002
- 19 马国亮. 护理学校学生死亡态度现状研究. 郑州: 郑州大学, 2006
- 20 陈四光, 安献丽. 436名大学生死亡态度分析.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9, 23(4): 303-304
- 21 焦杰, 任小红, 黄伶俐, 陈丽. 医学专业与非医学专业大学生死亡态度的比较. *护理研究(下旬版)*, 2012, 26(10): 2621-2623
- 22 Templer D I. The 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of a death anxiety scale. *The 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 1970, 82(2): 165-177
- 23 杨红. 死亡焦虑量表的跨文化调适及其应用的研究.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1
- 24 陈四光, 金艳, 郭斯萍. 西方死亡态度研究综述. *国外社会科学*, 2006, 1: 65-68
- 25 叶宝娟, 杨强. 用验证性因子分析估计单维测验的信度. *教育测量与评价: 理论版*, 2012, 11: 8-12
- 26 齐林华.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身体观念及其发展.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13
- 27 李隆基注. 邢昺疏. 孝经注疏.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28 张再林. 意识哲学, 还是身体哲学. *世界哲学*, 2008, 4: 12-17
- 29 黄盈盈, 鲍雨. 经历乳腺癌: 从“疾病”到“残缺”的女性身体. *社会*, 2013, 33(2): 185-207
- 30 郑红刚, 朴炳奎. 浅议化疗毒副作用的中医病.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7, 13(10): 751-752
- 31 杨国枢. 中国人的性格与行为: 形成及蜕变. *中华心理学期刊*, 1981, 23(1): 39-55
- 32 杨国枢. 中国人的社会取向: 社会互动的观点: 杨国枢, 余安邦. 中国人的心理与社会行为——理念及方法篇. 台北: 远流图书公司, 1993. 87-142
- 33 李亦园, 杨国枢, 文崇. 现代化与中国化论集. 桂冠图书, 1985

(收稿日期: 2014-06-13)

(上接第16页)

- 14 Ryan RM, Claessens A. Associations between family structure changes and children's behavior problem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timing and marital birth.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3, 49(7): 1219-1231
- 15 Simadi FA, Fatayer JA, Athamneh S. The Arabian family in the light of Minuchin's systematic theory: An analytical approach.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2003, 31(5): 467-482
- 16 Wagner KD, Ritt-Olson A, Chou CP, et al. Associations between family structure, family functioning, and substance use among Hispanic/Latino adolescents. *Psychology of Addictive Behaviors*, 2010, 24(1): 98-108
- 17 Oliva A, Arranz E, Parra A, Olabarrieta F. Family structure and child adjustment in Spain.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y*, 2014, 23: 10-19
- 18 Chang WC. Family ties, living arrangement,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3, 14: 215-233
- 19 Nichols MP, Schwartz RC. Family therapy: Concepts and methods(10ed).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8. 122-143
- 20 Perris C, et al. Development of a new inventory for assessing memories parental rearing behavior.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1980, 61(1): 74-265
- 21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等.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161-167

(收稿日期: 2014-08-25)